



黄老太与黄老头

□曾林峰

这天黄老头早上没吃，中午没吃，饱气了一天。此后大半年，黄老太就一直没做早餐，当然也没在家吃过早餐。黄老头就基本戒掉了早餐，有时是不想做，更多的时候是没胃口。

有次单位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联谊会，一帮老头闲聊，说起家里的老太婆，发现她们都喜欢广场舞。外号“百事通”的李老头调侃说：关于阴阳问题有这么个说法，男性小时候阳气最足，所以小男孩好动跑来跑去打打闹闹，女性小时候阴气最足，所以小女孩大多安安静静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男性阳气渐衰，阴气渐盛，所以中年男子大多不喜欢陪妻子逛街。而女性年纪越大，阳气越来越胜过阴气，所以中年女性喜欢往外跑，就算老年了，还会不安分的成天往广场舞里扎堆。不信大家看，广场舞大多都是老太太，就算有个老头儿，哈哈，这老头保管是别有用心。

听了这说法，黄老头对黄老太痴迷广场舞这癖好，还真理解了。不少。但“别有用心”这词，在黄老头心里起了涟漪。于是，黄老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，暗里跟踪、周密观察，但没发现黄老太与跳广场舞的某老头暧昧，因为黄老太跳广场舞这堆人，全是老太太。

不过排除这方面嫌疑后，黄老头还是对黄老太跳广场舞有所不满。黄老头一旦心情不好，就会觉得严重不满。黄老头是希望黄老太多呆在家里，打扫打扫卫生，多花

点时间做做菜，做出好多花样来。黄老太年轻时，不就是这样吗！如果黄老太呆在家里，黄老头看到她的背影，都觉得心里有着落些。就算两个人为点小事拌个嘴，黄老头也会觉得日子欢快些。这感觉，当然都是在黄老太早出去跳广场舞，黄老头一个人独自呆在家里的时候，莫名烦躁的时候，才涌起来的。可这感觉，黄老头打死都不会和黄老太说这些，有什么意思，简直掉价！想当年，想那么几十年，黄老太她敢这样扭扭屁股就用家不管吗？！

早上六点半一过，黄老太就起来了，梳妆打扮一番，准备出去跳广场舞。前两年刚跳广场舞的时候，黄老太早上出去前，会正儿八经把早餐做好。可好像今年以来，黄老太早餐也不做了。有次黄老太说，那么急着出去啊，你就快点去吧，呆在家里看着烦，早餐不用你做了，我自己来。黄老头说这话是带着点怨气和说反话的意思的，没想到黄老太没有坡也下驴，假装丝毫不懂黄老头意思里面的意思，说好，那我不做了，你自己弄吧。

这天黄老头早上没吃，中午没吃，饱气了一天。此后大半年，黄老太就一直没做早餐，当然也没在家吃过早餐。黄老头就基本戒掉了早餐，有时是不想做，更多的时候是没胃口。

黄老太早上跳完广场舞，一般上午十一点左右回家，带回中午和晚上的菜。所以黄老太中午这一餐，还是很正常的，吃的也非常可口，就像以往那么几十年一样。以往几十年，黄老头在政府部门上

班，就是因为黄老太做菜好吃，所以每天中午赶回家吃。

但晚上这一餐，黄老头就非常难受了。以往几十年，都是在傍晚七点左右吃晚饭，可自从黄老太爱上广场舞以后，都是在五点左右就做好饭菜。黄老太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吃，也不管黄老头吃不吃，吃完径直直出去联络跳广场舞了。不过，黄老太走的时候会很关心地叮嘱一声，早点吃啊，晚上早点吃对身体好，这是科学道理。

黄老头就说，走走走，我就是习惯七点吃。黄老头心里想，死老太婆，什么科学道理，你不就想着早点去跳广场舞呗。黄老太走后，黄老头有时候吃点晚饭，有时候干脆不吃，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看电视，无聊的时候拿手机玩。

“五一”劳动节这天，儿子回来了，硬是教会了黄老头玩手机、玩微信，儿子还帮忙加了儿子隔壁刘老太微信。刘老太这人多才多艺，会说会道，曾经是美大美人，现在还依稀看到年轻时美的影子。去儿子家时，黄老太、黄老头常去刘老太家串门，和刘老太聊得来。当然，儿子教黄老头玩微信，目的是有空和老爸老妈视频一下，嘘个寒问个暖。黄老太忙着跳广场舞，没啥心情玩手机玩微信。

黄老太和黄老头的日子，除了儿子回来的时候，除了去Z城儿子家过上一两个礼拜，就这样过着。这样一过，一晃快三年了，终于，黄老头受不了了。

这天晚上九点半钟左右，黄老太正要按时睡觉，黄老头说，你那个广场舞，跳的有啥意思。黄老太一听，顿时精神抖擞，说，锻炼身体、丰

富精神生活啊，你不知道咱中国广场舞征服全世界了吗！黄老头嗤之以鼻，什么玩意儿，不就内心空虚嘛！黄老太立马脸一翻，你这活什么意思啊？难怪拉你也不去！

黄老头说，难道不是吗？你看你们，湿地公园空气多清新、环境多优雅、场地多舒适，你们居然不去！市场边那个小公园你们就喜欢，空气不好、卖菜声也叽叽喳喳，地上还垃圾一堆堆，你们就天天去、早晚会。为什么啊，不就为路过的人多，大家都看怪物一样看你一眼吗？这说明你们就是有一颗不甘孤单寂寞的心，就想人家多看你一眼。你们那教舞的老师什么的，站在前面东张西望，哪个路人看一眼，她就回看一眼，哪真心跳舞啊！黄老头说完今天从微信朋友圈看到的一番话，感觉一针见血戳中了黄老太的痛点，非常解气。

可黄老太才愣了两三秒，莞尔一笑，一点都不生气的样子，再接着哈哈大笑了一阵后说，我们才不孤单、不寂寞。说完，径直进卧室睡觉了。这下把黄老太气得够呛，嘴里反反复复说，好好好！

第二天，黄老太跳完早班舞回来，直到做好中饭，还是没见黄老头影子。黄老太也没多在意，老头可能找老朋友喝茶去了。可做好晚饭，依然没看到黄老头回家，打电话也是不接，黄老太心慌了，就打电话给儿子。儿子很奇怪地问，爸没和你说话吗？他来我这了，中午就到了，下午一直和隔壁刘老太写毛笔字呢，刚吃了晚饭就两人一起跳广场舞去了！

黄老太顿时心里一紧，急切切地说，儿子你快飞过来，立马接妈过去！

搓澡师的报复

□李金海

第二天，牛小虎瞅空给小梅去了个电话，问她是不是在跟马哥交往。小梅有所警觉，问道，这话是什么意思。

经同乡介绍，牛小虎认识了也是同乡的小梅。小梅在一家饭店端盘子。她略略有点姿色，朴实文静，有时不知为什么，脸就红了。牛小虎比她大两岁，又是男人，因此就觉得有一份责任，他对她说，出门在外不容易，以后有什么事就吱声。小梅脸又红了，开口道，谢谢牛哥！牛小虎玩笑着说，我是姓牛，可一点都不牛啊！

牛小虎看小梅是新来的，口气不免大了点。其实，他就是地下澡堂子里的一个搓澡师，晚上熬夜，挣点辛苦钱。牛小虎也曾在饭店干过，还在小工厂当过工人，后来，因为搓澡这一行当能多挣俩，于是他就下到澡堂子里来了。

牛小虎和小梅的交往逐渐熟络了起来。再后来，两人隐隐约约地谈起了恋爱。这下，牛小虎搓澡搓得更起劲了，因为他要攒钱，娶小梅，买房子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梅不再有先前的拘谨和淳朴了，她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一张红润润的小嘴能说会道，而且，她穿着饭店工作服的姿影，清爽，秀挺，楚楚动人。后来，她

竟当上了饭店的带班。有一次，牛小虎目送小梅远去，直到她的背影消失，他才转身离去。

小梅越来越适应城里的生活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她搬出了饭店的蜗居，租下了附近小区里的一套小房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小梅开始疏远起牛小虎。牛小虎有自知之明，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了，想把事情说开去。那天，抽个空当，他来到了小梅的住处。

一见到牛小虎，小梅很惊讶，说是你啊。牛小虎说，是我。小梅问，有事？牛小虎说想跟你谈谈。小梅面色有些不自在，说道，马上有人来找我呢，你有什么事？牛小虎一时很尴尬，干脆说道，这么着，咱俩的事就拉倒吧。小梅说，咱俩的什么事？牛小虎忽然觉得，原来以前自己是剃头挑子一头发，遂呵呵笑道，对啊对啊，能有什么事。小梅抬手看一眼手表。牛小虎说，那我走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就吱声。小梅边说谢谢牛哥，边匆匆走到门口，把门打开。出了门，牛小虎回头叮嘱道，和人交往多长个心眼，有事打我电话。小梅甜甜地道声拜拜。

走出楼门洞，迎面碰上一个正埋头打手机的男人。牛小虎不由得一个愣怔，这人他认识啊，是马哥。马哥是外地人，在这边开什么磨具厂，年龄不大，却很有老板的派头，他特别爱洗澡，而且每次都要牛小

虎给他搓澡。牛小虎搓澡轻重有度，手法细腻，服务周全，总是把马哥伺候得舒舒服服。

在牛小虎心思犯嘀咕的时候，马哥已经进了门洞，显然，他没有注意到牛小虎。出了小区，牛小虎吹起了《游击队歌》的口哨，反复吹，一直吹到了地下澡堂子。

第二天，牛小虎瞅空给小梅去了个电话，问她是不是在跟马哥交往。小梅有所警觉，问道，这话是什么意思。牛小虎就说马哥这人我认识，经常去搓澡，总的感觉是，人还不错。小梅轻轻噢了一声。牛小虎笑道，喝喜酒时别忘了请我啊！小梅就在电话里笑嘻嘻地啐了他一口。

之后，牛小虎和小梅就很少再来往了。

马哥照旧来澡堂子里搓澡。他个头高，胖，每次白花花的一堆肉往那里一摊，任凭牛小虎鼓捣，期间，两人还能唠些不咸不淡的嗑，完事后，马哥坐起来，喊一声“舒服”。接着，牛小虎把拖鞋摆好，搀扶他下来。

一天晚上，马哥和朋友酒后来搓澡。邻床的朋友笑问，听说你和小梅闹掰了？马哥说，是，前两天让我打了。牛小虎听了这话，搓澡的动作缓了下来。那朋友又说，叫我说，散伙吧，扯淡的事。马哥冷笑道，本来就是扯淡嘛，可她当真了。

虚惊一场

□李柯霖

花格子一直沉默不语，两只眼睛却不停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这一举动，连做了五年导购员，在顾客面前夸夸其谈的店小妹也无语了。

花格子走进店里的时候，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。眼看就要关门打烊，店小妹还是立马迎上去，“帅哥，你随便看看。”

花格子面无表情，也不回应，两只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墙角的摄像头发呆，三秒钟后才移开。

店小妹跟在花格子身后说：“帅哥，你需要买些啥，我帮你取。”花格子仍然没有回应，他走到挂着各式女式包柜前，拿起一个看了看又放下，又拿起另一个包看了看又放下。店小妹跟着花格子在店里转来转去，始终没有明白他需要买些什么？

花格子走到摆满各种饰品的柜前，又是看看这个瞧瞧那个，不问价钱也不说买与不买。

花格子一直沉默不语，两只眼睛却不停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这

一举动，连做了五年导购员，在顾客面前夸夸其谈的店小妹也无语了。

店小妹心里有些发毛，她不清楚花格子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何种药。想起白天晚报上一家金店被劫的新闻，店小妹冒出了一身冷汗，双脚开始微微颤抖。

这时，花格子注意到了墙上贴着的一张A4纸上的字：监控运行中，小本生意，敬请自重。看到花格子这个举动，店小妹愈加恐惧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粉红色衣

服的美女走了进来。店小妹心里那块压制她近半小时的石头刚要落地，那美女冲着花格子嚷道：“都多长时间了？还没下手？”店小妹一愣，心怦怦直跳，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雌雄大盗？

“喊你买个发夹，都这么长时间，啥时才能改掉你那磨磨叽叽的臭毛病啊？”那美女冲花格子又是一阵数落。

店小妹还愣着，那美女已走到饰品柜前，拿起一个粉红色发夹，“小妹，多少钱一个？”

无争树

□燕芪

他来的时候一无所有，现在也一无所求。

围龙屋东、西两边对称，前低后高，主次分明，里面有厅堂、天井、水井，从前住有10多户人家。哑叔十多年前因家乡水灾流浪到这个地方时，围龙屋已经空了。家家户户都在旁边盖起了新的房子，围龙屋只放柴草、杂物。村里人可怜哑叔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就叫他随便在围龙屋挑个房间住下。这里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，饿不了。哑叔对村里的人无限感激，从此便在村子里住下了。

哑叔并不哑，只是他不说爱说话，别人问话不是点头就是摇头。他也从没有说过自己叫什么名字，没有说过家乡的事。天长日久的，大家都叫他哑叔，他点点头，看着对方，表示回答。

孩子们会欺负这个流浪汉，常常追着他，给他扬泥沙，故意将他厨房里的食物撒很多盐。哑叔并不恼，还经常给孩子们零食。他是真心喜欢这些孩子，他的一双儿女被大水冲走时也是这么大，也是这么调皮捣蛋。

他在门前的河边种了一棵“不知春”，不知春也叫无争树，总是在春天落叶，在夏天发芽，所以叫“不知春”。也有人说他自顾自生长，不管什么春夏秋冬，与世无争。

每年春天，哑叔就坐在岸边，静静地看着无争树那细细的叶子纷纷落在水中央，跟着光影舞蹈着，许多雀儿叽叽喳喳在树枝中间飞来飞去。看着这些，他产生了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。

哑叔种的地并不多，他常常给左邻右舍帮工。收割稻谷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在另外一头，挥动着镰刀将禾束一把一把割倒，再一搂一搂地将禾束一遭一遭地抱到打禾机旁边。每天，他从天亮到天黑不紧不慢地忙着这些庄稼，从这一家忙到另外一家。主人端来茶水叫他喝，他摇摇头，指了指田埂上的水壶表示自己已有带水。唤他一起回家吃饭，他也指指围龙屋，表示要回去吃。他什么都不肯要别人的，仿佛喝一口水就是占了多大便宜似的。他来的时候一无所有，现在也一无所求。

飘到楼下的问安

□褚永荣

讨骂呢！要去你去！”

素芳说：“我膝关节不好，你就去一趟吧！”

老公捡了衣服，铁青着脸上来：“又挨了一顿臭骂。以后你晒衣服一定要夹住了，千万别再掉到楼下去了！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素芳在阳台上又叫起来：“老公，我的衣服又飘到楼下去了！”老公怒不可遏：“刚洗的衣服，怎么会掉下去，你是故意的吧？要去你去！”

素芳说：“是我不小心掉下去的！还是你那件新买的羊毛衫呢！这样吧，我跟你一起下去捡，好不？”

夫妻俩一起来到楼下，敲起了张奶奶的门。可是，敲了很久，也没有人来开门。素芳急了，让老王叫来了保安。

一开门，煤气扑面而来，张奶奶躺在床上，昏迷不醒。

医院里，苏醒过来的张奶奶握着素芳的手说：“姑娘，谢谢你啊！是我不好，老头子过世后，我动不动朝邻居撒气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上次我忘关煤气，让你闻到糊焦味，你家衣服就开始总掉我家阳台了……”

